

輝社翡翠禧重聚的回味

趙文權

五年前在香港母校舉行的金禧重聚及往參觀省澳母校的餘慶回到半世紀前的「老巢」那種「鳥倦知還時」的情景，歷歷如昨。五年中我們從「七十尚不足，六十頗有餘」的年齡步向八十、九十的巔峰，心中不由自主地有點「高處不勝寒」和那「近鄉情更怯」的感覺。

這次在Las Vegas聚會，同學和家眷共有六十人，真是難得。世界上十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Grand Canyon和著名的Las Vegas賭城對我們的吸引力遠不如同學來的電話、報名單中見到的名字。明知年底在香港有另一次聚會，但「天有不測之風雲」，故不想錯過這次相聚的機會。去時心裏真是千頭萬緒，不知自己要想甚麼，期待甚麼。不似劉姥姥入大觀園，不像小孩進入糖果店，可能是想要重溫自己數十年走過人生的路程和每位同學和自己那無可思議的緣份和舊夢。

霍秀森在過去數月中，一次再次和方鋒培夫婦、朱德堅夫婦來探望我們，這次見面時對內子健康的關懷深深的發自內心，真情畢露。

沒有見到江達信已兩年多，他在我肚臍拍拍說：「似乎發胖了一些，缺少了運動呢」，我感受到在言語不易表達的關懷。我聽到的似乎是「老兄，我明白，這便是人生」，真是知己知彼。

這次見到陳國英和梁燕珍還是畢業後的首次。那熱情、友善和滿面笑容的陳國英和五十五年前一樣，可算是他鄉遇故知。其實，培正紅藍兒女一家親，紅藍精神，紅藍園地，我們同出一源，那親情、友情、人情

味數十年一些也沒有改變，變的是我們在少年、壯年時沒有注意或忽略了。到了老年的階段才真正欣賞和感受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的現實。「重溫舊夢」使人在精神食糧中有滿載而歸的感覺。這次美滿、成功的聚會，孫必興夫婦、翁希傑夫婦所花的工夫是有目共睹，或可知而知，其他如黃開旺、王曦光、何汝顯等做的工夫也不少。崔琦、江達信、余日健等給同學們打了許多次的電話，很有幫助。樓永靜的參加無疑給內子來參加的精神上打了一支強心針。三藩市灣區的同学得知樓永靜來參加，都奔走相告。謝謝每一位來參加的同學。有些同學極想來，但是力不從心或因事不能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聚會時間安排得很周到，第一天下午註冊報到，之後便自由活動。



張錦波、鄭國輝、黃佑喜相逢

我第一個遇見的是張錦波，他在初中離開培正，由於那時他是輝社田徑健將，體育老師黃啟堯常提及他，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這次他還帶來珍藏了近六十年和黃開旺同組的田徑隊照片，與大家分享。胡露施對人生有很多的體會，對同學特別熱誠，對內子的健康很關心，特別和夫婦到房間和內子敘舊問好，那種人情味，很令人感動，余日健夫婦亦然，溫暖的人情，珍貴的友誼，我們深深的感受到。我們這一班猶如一群螞蟻，看來雜亂無章，實在是井井有條。因為我們只憑直覺，一個傳一個，有人說去吃自助餐，大半個小時內便招集了二十多個雜牌軍，佔滿了一張大長檯。在進餐時間企鵝說每位要加多十七元比餐價還高的附加費，理由是我們超過了五人一檯，這是他們的規舉、條例。在場的黃婉嫻同學隨即以息事寧人那種慈母的自然反應與陪她同來的女兒要搬去小的檯子。這樣會破壞我們同學間的氣氛。但黃開旺要同學們稍安勿躁，他自己與孫必興去找經理商議，結果是免收這額外的附加費。由此可見我們不是「逆來順受」的一群。

晚餐後餘慶未盡的可以跟著黃開旺去觀賞附近的夜景和參觀另一間高級一些的賭場。他解釋詳盡，與職業導遊無異，可見他做足了功課。第二天中午在旅店的大會議室聚餐，六十人中大多數是聚會中第一次見到，崔琦向我問起黃秉權，我向孫必興問及單瓊珠。陳滇生問我澳門小學時的梁奧泉，我上次在王祖良家見到梁奧泉，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這次陳維龍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也來參加聚會，陳太說維龍來前還「開夜車」，重溫金禧刊的同學小傳和照片，做了一個晚上的功課。

我的女兒和我將近一歲的外孫女Kylie也頗得人緣，尤其是在筵開五席非常熱鬧的那頓中國晚餐〈Chang's Hong Kong Cuisine〉，她坐在國輝旁，安安靜靜，自得其樂地坐了兩個多小時。真不知他用甚麼八寶來使這一老一幼相處得這麼愉快，想來大概是緣份吧。聞說王祖良以前的寵物小貓，對國輝也情有獨鍾，每每從人群中挑出來走到他身旁。一定是聞到他身上放出來的特別氣味，信不信由你。

霍秀森為人很熱心，對我們的女兒愛護備至，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的外孫女，相信是卅多年前初見我女兒的反照，真是人生如夢。

同樣地我記得初次見到余日健兒子Brian時他大概只有半歲。聞秀森說Brian對他的祖母至為孝順，每天從不間斷地和祖母通電話。十多年前我在「甲子回頭」一文中寫「他們婆孫言語不通，文化背景不同，年齡相差六七十年，怎麼交談溝通。但知伯母為人，便覺得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不是偶然的」。三年前和內子往紐約參加余伯母的一百大壽喜宴，在座的輝社同學還有胡健鷹、盧遂業夫婦、鄧鎮郭夫婦和崔琦夫婦。那時我很羨慕那老當益壯的壽星婆。原來她的福份，精神上的食糧和滿足源源不斷的來自兒孫，心中的年齡比實際年齡年輕了一甲子，也有道理。



孫必興夫婦勞苦功高

我初次見到陳偉才，他是輝社初中時的田徑健將，他姊姊陳詠嫦是忠社田徑健將。在他比賽時除了輝社啦啦隊外忠社的啦啦隊也給他加油助威，聲勢雄厚，是以戰無不克云。

國輝問崔琦的籍貫，說是河南省西寶豐縣。他熟讀中國歷史，腦筋一轉，童心大發，說該縣應有鄭姓，並與崔琦有遠親的可能。崔琦說未聞有鄭姓但知是宋朝皇帝趙家的起源地。數千年前同是一家，誰說沒有這個可能？

座中的張錦波、陳偉才和鄭國輝都是在初中時離開培正，現在算是他鄉遇故知。國輝找了新的知音者，真是相見恨晚。他那層出不窮引人入勝的笑語使人捧腹。見他們高興，我也高興。相信他們下次聚會一定會再來參加。

對我來說，羅柏泉夫婦，羅愛碧和夫婿Wilson，王端嫻和黃婉嫻都是生疏的面孔，但在這次聚會中，看到他們高高興興地與大家融和在一起，我們也充分體會到他們的友善和熱情，輝社有了他們，實是熱鬧不少，王端嫻、羅柏泉夫婦及羅愛碧及夫婿在玻璃橋照片上的活躍可見一斑（見首頁）。



樓永靜，謝謝你來參加聚會



輝社的第二代、第三代前途無量

旅店老板似乎在賣大飽，夫婦兩人四天的住宿包括兩人每日三餐頗多選擇的餐飲，全部共五百元。我們和老板非親非故，能這樣差不多「免費」的招待，用心可能是希望在別處賺回，真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我們在晚餐後回旅館時，經過一分錢玩一次的「食角子老虎機」前，思量不知場主怎能賺到錢，後來明白每賭一條線是一分錢，要賭一百二十五條線幾秒鐘的時間便被吃去一元二角五分。張錦波拿出二十元鈔票放入機中給我和國輝示範，也算是交了他住在這旅館裏的娛樂費吧。

第三天有一半同學去遊大峽谷和Skywalk。余日健夫婦，樓永靜和夫婿及我早已約好晨早上去吃早餐。四十二年前我還在加州時余日健從美東波士頓飛來，主要的節目是去Yosemite National Park露營，我沒有讓他失望，而自己也得到那珍貴的經驗和回憶。樓永靜和丈夫以前是戶外遠足活動的能手，世上很多名山大川都有他們的足跡。我們分享一些過去甜美的回憶。

後來吳瑞文也來和我們聊天，瑞文是以前輝社美東同學聚會活動的主將和台柱，多次主辦得有聲有色，對同學們的友誼和感情的培養有極大的貢獻。時光倒流，三十多年前在新澤西州的露營，雖然同學中有兩對夫婦臨時打退堂鼓，晚上搬到附近舒適的旅館，但我那四五歲大的兒子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camping，聽說要在天還沒有亮時，拿手電筒照路去捉螃蟹，興奮異常，每人將所有的收穫放入蟹桶中，後來蟹桶被人打翻，算是名副其實的「倒瀉羹蟹」，那種驚喜和雜亂的情景到現在我的兒子還記得。瑞文說得津津有味，我亦有共鳴之感。中學時答梅修偉老師的歷史試題，我有一個萬無一失的絕招，其秘訣是「影響甚大」，且說那次露營對兒子以後的人生過程，影響甚大，因為他經過一次再經過無數次的露營，

終於在童子軍中達到Eagle Scout，歸功於輝社的uncle和auntie們和紅藍園地培養出來的。

我們知道樓永靜很難得也很不容易來參加這聚會，我和內子亦然。這幾年來雖然同學間互相關懷，但能做到的也極有限，只憑猜測病情令人惆悵，這次能互相見到是最好不過。我知道還有許多同學想要和永靜聊聊，雖然我們談得高興，但看到她有些疲倦，我們離開時，已坐了兩個半小時，心裏突然有點過意不去，因為分享彼此的時間固然好，但她實有需要休息的時間。

聞說這裡的牛尾湯煮得很特別，值得一試。第四天早上是最後的機會，因為明天早上乘飛機橫渡美國回到東部。早上八時多到餐館去，原來崔琦夫婦比我們更早，已排隊在前面。看到羅柏泉夫婦在我附近，我們三人一檯，他們老馬識途，日前已嘗過牛尾湯。相信很多同學也入鄉隨俗地吃過這道名菜。相約不如偶遇，當我付單時，內子、女兒和孫女也進來，同時見到江達信，霍秀森，陳滇生，魯德華，於是我們八人一檯。我們吃完後又見到胡露施和夫婿黃顯中，更見到翁希傑。正如我說過的螞蟻，每人忙著自己的工作，這裡碰碰頭，那裡碰碰頭。在我回房間的途中見到何汝顯和王曦光在交誼室（Lounge）優哉悠哉地嘆其雪茄，我和何汝顯在六十年前同在初二下午班的善班，班中有一位引人側目的「女人型」同學何森，言行舉動與女孩無異，現在想來可能是他天生的女兒身或他心理上接納了自己是女兒身份。那時同學們對他的偏見，大概是他比時代早生了六十年。我們升上初三全日班時已沒有見到他，可能是轉校去了。崔琦記得同班中有何森其人，那必然是初二善班無疑。

下午在偶然的機會和崔琦夫婦、孫必興夫婦閒話家常，最重要的是對方的健康情形，有「借鏡」之效果和收穫。我這兩年來身體方面，不如理想。手術上，吉人天相，有驚無險，現在算是一切正常。崔琦和夫人，盡量過著有規律的正常生活，散步是每天不可少的運動。孫必興夫人吳冰明有豐富的醫學常識和經驗，對必興的飲食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是健康上理想的保單。吳冰明說我們很幸運還有能力而且願意照顧我們的親人。崔琦以「老吾老與及人之老」的天性去思考這社會如何照顧老人晚期那段時間的問題。多希望他能早日得到完美的答案。

在結束這次聚會晚餐中，孫必興將由全體同學簽名的賀卡給黃開旺、黃笑珍夫婦為慶祝他們結婚五十年金禧之喜。其實必興結婚也有四十九年。他們起步比我快了足足十年。從鄧鎮鄂及夫人處知他們的幼子也已為人父，很為他們高興。真是大功告成，以後來的應該算是花紅，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對我自己未來的日子，這是我們的花紅，可以過得特別寫意了。

加省對醫生似乎有特殊的吸引力，在座同學中如賈士元的女兒，伍綱常的兒子，翁希傑和我自己的女婿都先後回到加省工作。

應義勇和李邨材與五年前見到他們時一樣。黃佑和張錦波沒有見面至少有五十八年，見到他們初見時傾談得很興奮，姚心聲欣賞並念念不忘化學老師的教學方法。

我們默念並聽到已作古社友的名字。光班在兩年內失去了梁果行、蔣中寬和五月初去世的黃起常，有些傷感。有些同學報導一些同學的近況。李澤洲那飯前禱告，意味深長。

臨別前王祖良問我黃景輝的電話。黃景輝、林龍鈞、李福麟和王祖良在小學童年時的情景，盡在眼前。相信是自己離不開那「劫後餘生」時的情感，那似夢一般的活生生片段的憑據吧。

我同意胡露施說過這次聚會成功之處，不在物質上的享受而是「因為大家只是坐在狹窄的小房屋，促膝談心，只顧問過得怎樣，身體是否違和」這看來似乎平淡的「閒話家常」，但實際上包括了那金錢買不到的溫暖的人情、熱情、友情、溫情和親情。

略談「翡翠禧回味」內些文史典故

鄭國輝1957輝社

拜讀趙文權兄「翡翠禧回味」，情文並茂，採材豐富周詳，筆鋒所及，幾乎囊括了全部出席人物，閱罷真有「崔顥題詩在上頭」的感覺。尤其是文中引用了幾個文學和歷史的典故，很含蓄、微妙，且耐人尋味。珠玉在前，我不敢亂拋沙石，只選其中些典故，作一淺白的分析。

開段一詩一詞的文句，我甚為欣賞。唐詩出自晚唐一不甚出名詩人李頻的五言絕句：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首「渡漢江」是述作者從那蠻荒之地嶺南回到中原地區長安。離鄉日久，在邊疆渡過了一悠長歲月，差不多與世隔絕。冬去春來，未見書簡一封，報導家鄉消息，難怪他有離愁萬縷。當他踏上歸途，渡過漢江，家鄉漸近時，其怔忡心情，可想而知，包含了縈念，盼望，期待，很自然也帶了些擔憂。在這漫長的期間中，究竟家中有沒有變故？所有家人仍健在嗎？所以在路上見到從故鄉來的人，雖然內心焦急如焚，想知道家中消息，也被這惶恐的心情堵住了口，不敢詢問了，是怕聽到壞的消息啊！

在報導內文權兄提到已去世的三位同學，我們赴Las Vegas重聚，好像回鄉和家人重聚，見到很多闊別多年的同學，互問寒暄，閒話家常之餘，還有別的不好的音訊嗎？真是「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了。

趙文亦說「年齡步向八十、九十的巔峰」。詩中的「鄉」是否是生命盡頭，里程終點呢？那麼「來人」定是已故的人物了。我向文權兄取笑，他不引詩的下句，不想「活見鬼」呀！

開段宋詞一句源於蘇軾的「水調歌頭」。現錄全詞於此：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詞作於北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一零七六年）中秋，正值作者人生最黯淡的時期。夫人王弗剛去世，自己仕途又不得志，與當權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屢遭貶謫。和弟弟蘇轍已分手二十年，總沒有機會相聚，幾年來一直懷念著和自己談得很投契的知音小弟。開句「明月幾時有？」是一問話，亦是對好景不常的無奈嘆息，反映作者對人生的疑惑和迷惘。於是幻想飄逸出現實的時空。天上的今夕，是否比人間完滿得多呢？答案是未必。天上的瓊樓玉宇，可能更清寒，不如還是回到人間，在月下的清影共舞罷！在這涼風習習的靜夜，抱著如此宕落情懷，超脫意境，曠達胸襟，悠然自得在欣賞那明月，更加不能成眠了。作者又頓生矛盾，月本無情，長照著各處一方的好兄弟，怎不能生出遺憾嗎？正是「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於是作者自我開解，明月的盈缺，好比人生的悲歡離合，這是亙古以來的定理。只希望我們能長久，這不單止是生命的長久，而彼此感情亦長久地維繫著。雖然山重水覆，千里迢迢，天隔一方，能各享皓月的光華，這也不是很幸運嗎？「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趙文引了一句「高處不勝寒」。熟悉蘇詞的定能聯想到全部內容。輝社同學情如手足，在紅藍圈中有口皆碑。我們有機會重聚一堂，勝於蘇軾憑月懷念小弟多矣。縱然有些同學因事不能赴約，亦應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願望。依趙文開段的含意，「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們已超出這歲數，年事已高，難免健康受到威脅，感受著年逼日切的壓力，是「高處不勝寒」的另一解法，所以我說文權兄語帶雙關，寫作手法高明。

記與陳國英、梁燕珍畢業後第一次見面，趙文用了一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這是很貼切的。在國畫山水圖中，松柏是不可缺少的背景。詩人兼畫家王維的五言律詩中就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既繪出清麗的景色，亦刻劃著灑脫的意境。杜甫寫武侯廟一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既是用柏來寫現場環境，亦暗示諸葛亮高尚的情操。他的「重經昭陵」一詩結尾兩句是「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固然是唐太宗李世民墓地廣植松柏，主要的是唐太宗是一偉大君主，兼備松柏的高雅。唐初詩人宋之問題老松樹一詩，更顯出松的堅貞和挺直。

「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

日落西山陰，眾草起寒色。

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

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

用「他鄉遇故知」述我與張錦波、陳偉才異地重逢，相處甚歡。此出於民間四喜詩：「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除了第三句外，都是意想不到的驚喜事。驟然見面，唐詩的「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和「乍見渾疑夢，相逢各問年」形容得淋漓盡致。分別的是我和張、陳二人聚首是久望期待成了歡愉的現實罷。

我與崔琦談籍貫一段，寫得很幽默和深刻。現作一小小補充。據「百家姓」一書，「崔」姓源出清河，「鄭」姓源出滎陽，都是河南人。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重門第，北方的崔、盧、鄭、柳、裴、李、封、高，南方的王、謝、朱、張，顧，陸，周，賀執政台，文壇牛耳垂五百多年。我的族譜就追溯到南北朝，從中原徙居廣東英德。宋太祖趙匡胤（公元九二七——一九七六）是河北涿州人，出生於河南洛陽。「百家姓」說「趙」姓源出甘肅天水。「推背圖」第十四象的讖詩：

「李樹發根芽，石榴漫放花。

枯木逢春只一瞬，任他天水競榮華。」

記的是五代時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榴）知遠，直至後周世宗柴榮（枯木逢春）相繼為中原之主，都是一瞬間。最後是天水趙氏方祚運長遠。

「食角子老虎機」一段用了一俗語「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姜太公呂尚和西伯昌（即後來的周文王姬昌）在商（殷）朝首都朝歌（近河南安陽）有一面之緣，呂尚在殷都英雄無用武之地，見紂王暴虐無道，不會有好下場，遂悄然離去，後在各地流浪，人海浮沉數十年，不覺已白髮垂膝，耆年之壽了。姬昌起兵討紂以復殺父之仇。當年呂尚和姬昌短短見面，已惺惺相惜，彼此尊重。呂尚想助他一臂之力，不便唐突地去找他。就在渭水邊垂釣。那時天旱水涸，那有游魚？這奇怪行為聳人視聽，姬昌帶兵過此，見到這年邁老翁，赫然是很多年前見過的言談驚四座的屠夫呂尚。於是二人一拍即合，成了平天下之大業。姜太公釣魚，其實要釣的是周文王。趙文用此典故，黃佑、張錦波、陳偉才和我都被釣上，多少進貢了些娛樂費。

文權兄的報導文章寫得很出色。胡露施想我從不同角度說此次重聚。因為我有上次「崔琦到訪」的「床底下破柴」的前車之鑑，不敢再惹文字是非，做些文學和歷史分析，相信不會產生問題，並祈各同學尤其是文權兄指正。這分析全出於愚見，未必是文權兄的真意，還請他海涵包容為要。



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香港培正中學葉賜添校長、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及郭敬文副校長、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及廣州培正中學、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等學校領導出席活動並致送禮品祝賀。雁社老同學潘漢楫學長、李保學長專程從香港到深圳與周學長歡聚。

出席周耀祺學長鑽婚誌慶嘉賓還有：

香港中華總商會張成雄榮譽會長、廣州市僑務辦對外聯絡處鄭文雄處長、廣東獅子會麥思明會長、香港至善畫會吳健森主席、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孫霄館長、深圳市工藝美術協會領導、香港源興公司溫少華總經理、卡塔爾華僑華人協會李建明會長等一百多人。

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香港培正中學葉賜添校長、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分別在宴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宴會上周老四代人同歡樂，孫女周穎茵演奏小提琴祝賀，歌唱家熊蘭茜小姐高歌好日子助慶，筵開十二席，相互祝酒。



四代人同歡樂



粵港澳培正人合照



周耀祺先生伉儷向各中小學及慈善社團送贈禮品